

徐

明

兩年

三卷二無字方主
全書總目七十九
庫全書總目七十九

卷之七

政之制宰輔拜罷錄僅紀歲
者病之故太常博士徐君自

至于嘉定

卷之七

徐明
兩年

皇元乃一覽之嘆辭

其名

相列傳獨書免冊是編也其亦足為信史羽翼歟君之子
之意宰水陽有廉稱輟

億萬年無疆惟休臣亦有無窮之聞續而書之未有艾云寶
祐丁巳清明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
宮嘉興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陸德輿序永陽丘所公刊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于永陽邑大夫居
誼刊之于梓謁序于予予曰宰輔者安危治亂之所寄也漢
四百年稱蕭曹丙魏唐三百年稱房杜姚宋豈不憂憂乎其
難哉哉國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張
公齊賢呂公著正呂公端公沉向公敏中畢公士安寇公

李公迪王公公王公公曾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彥
車忠獻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相
姦庸相繼庸則陳計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韓鎮元祐
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呂正獻公公著范忠宣公純仁
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姦亮復相繼蔡京過于章子厚王
黼過于蔡京若曾布趙鼎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鄭居中微
不及于厚京黼造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于吳敏何東第而
不可測矣若二人者又姦庸相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天將
開之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亮
武李公忠定綱言驗于臨之愈于圍城高皇帝以其為
之而相之不越七十七

忠定

正

八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非天才潛善罷忠定
竟不得志趙公鼎張公流忠定之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
于其位者秦檜也忠定張趙虜所惡也檜虜所喜也其久其
近天意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公康伯陳公俊卿趙公
汝愚而已中興而後又何其太寥落耶侂冑之徒則世目以
為京檜者也賢者則不得久而侂冑之徒皆得久而其位此
豈人耶予嘗論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
子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
非盛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馬
公及程公顯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宋宰輔者每為
之三太息博帶之為是錄也于美惡皆不沒其實賢于世之

類書多矣寶祐五年五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大夫新知

西外宗正事趙

缺

程景思刊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
不越規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教
其錄宰輔也昉時年十八九執冊應對其間粗審顛末後三
十餘歲欲板于三山郡齋而未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永福
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為一代之盛典可敬也公字誠甫
號慥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五日朝散郎集英殿
脩撰提舉建甯府武夷山冲佑觀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陳昉謹書

平陽印沂公刊

司馬溫

既體春秋左氏傳為編年一書又欲做班史叙宋

興以來下官沿革公卿除拜作百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徐公編年惟及宰輔而百官不及則于省覽為尤便宋朝歷代名德而滿百職輝映史行先後相望溫公猶思表出之夫豈不足于吏而公之編年曰姑舍是非略也媿諸作室之工書于棟者惟都科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繫焉闕涉至大故公之為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間元臣碩輔誥命所褒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之污隆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而雜出于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釐為卷帙用工雖勤然採其樞要舉其宏綱賢于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觀世道吁豈惟是哉觀慶曆之

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所懲下不負所學則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寅亮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前猷吹薶往轍益謹乎若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于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真作宋一經者也公諱自明嘗為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永陽以廉名鳴琴之暇取家藏之秘鈔于邑序使誦也懿範不至無傳厥功不在編年下寶祐丁巳八月朔中奉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音鈔序

古之為史者雖自成一家言哉然莫不有所本司馬氏之作史記其自序謂網羅放失舊聞述故事而整齊其傳故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皆見於其書孟堅前漢既承父彪之業襲

遷史之舊而王商賈逵劉向歆所著無不具在雖稱製作之工如英莖咸韶然其所漁獵者亦夥矣此無他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可以獨見詣而蒐緝遺逸協厥異同非一人一書所可頓盡理固然也宋有國三百餘年英君誼辟代作賢人君子滿天下其事業不可使鬱而不章晦而不明而禮樂制度兵食律令又皆令世之所因以為損益者尤經世考治之士所欲講也然上承五季之極弊下遭喬夷之疊盛南北分裂世變滋多兼其治尚文其俗競辦法令數更議論樊然淆亂視之漢唐尤難攷焉顧不幸而為之史者雜出於元世諸臣漫無統紀雖篇章浩瀚闕大義者不及十二三而掛一漏萬往往而是故欲整飭宋事以備一代成書而比於法後王之

義以為世訓非舉前史改絃而更張之不可然則廣搜旁證雖稗官野記所不宜廢而况其大者乎宰輔編年錄者宋徐自明氏所著起建隆訖嘉定一代用事之臣委寄輕重人品忠佞與政事所由成壞具在而其所採羣說間出史氏所未及顧其書久不行世今駕部王公得之焦太史先生督學呂公又得其遺闕於宗正伯榮氏詫以為延津之石遂校而刻焉余觀呂公樂談宋事每娓娓不能自休而王公方欲更定前史勒成一書其志蓋不直使茲錄之行世而已儻亦司馬氏網羅之遺意而茲其吉光之一羽乎哉余與聞其肯故得而具論之如此云萬曆戊午六月望日河南左布政使高安

瞻序

輔編年錄者錄宋宰相拜罷年月而并及其制詞即於其拜罷也畧次其生平梗概以見其人與世而一代興衰之故消長之機粗具蓋法用春秋左氏而稍畧意倣史漢公卿將相年表而加詳焉者也其書出於宋太常徐誠甫手蒼而梓於其子永陽令居誼始自建隆庚申訖於嘉定己亥上下二百五十餘年為卷二十據撫佚聞哀以實鉅辭約事核指婉義彰彬彬自為一家言耀義娥而遺星宿表嵩岱以槩邱陵西陽之異觀也歲久無翻本多所殘缺駕部王君損仲初得之焦太史漪園處第抄本用為中郎之秘耳督學玄韜呂公見而愛之不恣釋懼其久而遂湮也為稍讎其舛謬付之梓以廣其傳其脫斷不可考者則姑闕以存夏五郭公之疑

蓋其慎也夫公風士者也公所好尚而梓布者如大塊噫氣之眩眩焉起於泰山之阿穆如而蕭條眾芳其將以為士風者也其梓之不足以風士公不梓也是編也以徵故實乎則宋史具矣以掇菁藻乎則宋文鑑不乏矣出一毛以彰鳳彩指雙飛之聲鳧洲知非公梓編年意也諒有之讀書思量作宰相故孔明自比管樂少陵自比稷契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有憂天下致太平意公益曰夫人既幼學壯行思一當縣一稱名世非宰輔無尺為若期者故知劾一官能辨一得所姑舍是不錄錄其大者景高山而思齊惕覆車而內省則是編也不當世得失之林而千古從違之鏡矣昔孔子作春秋而賦于懼亂賊懼而改圖則忠良感而勅于與

氏竝之禹之平水周之兼夷子長稱為禮義之大旨去公之
 梓是編也其亦有春秋之意乎夫法孔子以樹極標禮義以
 彰軌所風豈其微哉匪直以寄博採昭明作者苦心已也余
 與公室仕埴堯之末故不可無言以通之厥成先是抄本舊
 缺孝宗一朝十七十八二卷觀者頗有裂圖漏鼎之恨梓既
 竣周藩宗正伯榮以曬書得之散帙中公喜於神物之終合
 也亟命補梓於是是編遂為完書三篋亡而復得六書逸而
 再見亦載籍一奇也併為志之然余猶恨是編終於嘉定於
 宋三百二十年巔末未備續而成之以為一代大典其猶有
 所待乎萬曆戊午季夏望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涿鹿馮盛
 明

官市至唐宋之間紊矣而宰執為甚始立因隋制以三省長
 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為真相之任而品位崇高中葉以後
 不復獨授故常以他官兼宰相或稱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則
 參知政事之始也自僕射李靖以疾間日至中書門下平章
 事而平章事之名昉焉李勣以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
 三品之名昉焉自是以降或稍有更定要以二名為准晚世
 頗兼眾職用兵則為節度使崇儒則為大學士理財則領度
 支鹽鐵轉運至太清宮諸使皆宰相兼攝以百揆之尊分理
 庶職之務相體輕矣宋制大率因唐初惟同平章事為首相
 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貴要者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二大
 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密示重而二三相臣次第居之

元豐間詳定新制革平章之名為尚書左右僕射及同下
 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下
 中書侍郎向書左右丞為僕射之佐實即叅知政事也徽宗
 政和中意改左右僕射為太少宰正公相位元豐之
 制大壞南渡建炎中乃復其舊乾道中直稱左右丞相以終
 宋之世其最隆者為平章軍國重事而或兼樞密使御營使
 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實寡效其軒輊
 疑信之端惟時君之所命之不在於名之新負之原也然獨
 以樞密院本兵柄與宰相並稱兩府則舊無此制雖兵民判
 若兩途真仁而後實皆儒臣專任間有武勳授者百之一二
 而其源本唐宦官之職朱梁名崇政院最為親臣後漢元

祐中除樞密使遂降麻比宰相宋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
 院有同知有簽書其兼官叙進兩府畧同執國之政均可以
 宰輔稱者也宋自太祖以至徽欽有實錄無編年神宗嘗命
 陳繹作二府拜罷錄元豐中司馬溫公取宋興以來百官進
 退歲月為年表上之史館是後曾鞏譚世講蔡幼學李燾諸
 人紀述不一而辭簡事畧未有傳者比見宋太常博士永嘉
 徐自明所撰本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止嘉定
 乙亥凡十餘年兩府大臣名氏爵里封拜罷免犁然
 備具而於時黜陟之由世主頗正之迹據事直書媿惡占見
 以至時賢評品家乘野錄悉識其要者余徧考宋史迹及近
 世柯氏新編唐氏左編諸書似猶未覩不無遺漏目下以補

其闕而參其異也若夫麻辭制誥密札內批一一該名雖事涉暖刺文未雅馴使人疑恠憤悒不可為解信乎趙姓遺史之論曰人之身拜相之辭如此其美罷政之辭如此其惡議者謂進退人才之弊專尚文華遂失真實斯言得之矣第取其詳臆探其曠隱亦博採者所不廢也余嘗反覆宋事始未究於一統中自陷于播遷卒淪胥於漸滅所由得國之幸立國之弱亡國之酷皆非前代所有而其人才自開創以迄亂亡亦皆人遜于前代摠之以粉飾自侈以虛假自愚則習尚之偏適以自害而已故輒為之語曰宋之人才負宋之天下宋之習尚負宋之人才此語期可俟之百世而未暇言其詳也是書也抄本得之焦太史先生處中間字句記缺

甚多仍其舊文不敢臆改而孝宗一卷全缺惜非完本行作者苦心不宜泯沒故付之剞劂氏而董正之者駕部損仲王公周藩伯榮宗正也萬曆戊午又四月望日河南督學副使都人呂邦燿序

萬卷堂者伯榮藏書之所也萬卷堂書目已自卷帙浩煩覽之終日不能竟書可知矣書目中所有者或梓本或勦本皆善本也而漏卷漏葉及錯亂之甚者則真之敝篋中有其書而無其目一年錄梓完已裝成帙矣適月之六日伯榮覆書於萬卷堂下偶檢敝篋於亂書中得是書焉因漏逸三卷故沉埋敝篋而新刻所逸之十七卷十八卷則宛然在也噫奇矣哉始也索之於千里之外失之於一室之內今也得之於

一室之內合之於千里之外其始也孰秘之令也孰現之耶
豈非造物者有數存乎其間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此事之
奇何讓城城劍也然畢竟合之於伯榮豈文獻之家即造物
之所注也知宇內奇事未有不天人參焉者也六月望日

呂邦耀撰明刊本呂邦耀又序

如令人勞心史籍者多矣稗官小說誰非見地空明而顧容
易視之令苦心者不得一奏流水之音此揚雄仲舒所為憤
悶而閫其門者有餘愆也余不佞僻懶令事未修何古之
者然一種雅慕擊節之懷則未敢忘耳適來承呂九如公示
以宋宰輔編年錄開閱迺知宋太常徐誠甫所輯也夫史如
宋與金遼相為終始自太原之嘗行而瓦橋岐潢遼為段

劔鳴矢澶靈之議獻納之爭寧直張李諸大臣乎

降出沒于契丹元昊之間轉度于臨敵不衝之際韓范司馬
外豈獨無人建策而後未易更僕矣獨聽其落落而直取宰
輔為名也何以編年之法祖在春秋春秋重青相如糾咄
輩貶而書名榮叔家父之徒不與焉虞廷以元首股肱為一
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此史冊傳心之要也故唐憲宗
問玄宗之政崔羣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為亂之始
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用李林甫此理亂所由分
也宋在時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陵夷江左則表
金狄而君之伯父之無足齒頰然中書望重西夏膽寒戎邊
卒之勿犯問安否于金人猶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何至秦

檜賈似道韓侂胄居政府而天下遂不可為也則亦宰相之明驗矣誠甫或有赤心乎不可當吾世而失之故取而編次焉亦書之則公伯糾義也其拜罷制語不遺一切大都此事借人筆舌為逸語為真語為背者為中者為談者為手足不相掩者前後覆拾不說于羊質虎皮之說見逸語而漸見真語而訟背可以刺中可以興談可以觀不掩者可以叱咤而吐嗟人品心地高下微暖按詞而揆事緣事以稽材明若觀火即以為相天者之三車可兵是編也王損仲遺之有年惟抄本自焦弱侯太史來呂九如校閱付殺青氏恨孝宗一卷為缺陷世界鐫成而忽從伯榮笥中檢拾之遂成完刻此亦天不愛道之意而誠甫精神壯血不欲以其心力入佳屋

上如如是而誠甫為宰輔司南損傳衣伯榮都諱九如其祭酒乎可以傳矣余讀是編獨恠王介甫以英雄敏畧當神宗任信之際不以西室幽薊為念急急于理財桑弘羊劉晏是資何為也倘有是大夫貴氣意乎所譚兵事何鑿鑿也然介甫非久柄無幾而彈文遂出踵踵繼來議亦不行矣竟不能挽宋燼之灰也豈獨罪宰相哉司馬遷傳酷吏未有稱及張湯延年者如蔡京童貫丁謂之流亦倣此意而已河南大梁道州更楚人孟習孔撰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徐誠甫纂也起太祖建隆庚申終寧宗嘉定乙亥凡二十卷二百五十餘年內逸十七十八二卷孝宗一朝凡二十七年先是不佞以諸史之中無如宋史頌

猥不揆凡陋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典而家鮮藏書多假之
南北交游求李氏長編久之不可得金陵焦漪園太史寄是
錄至抄本也呂九如督學見而善之遂校梓以傳有宋一代
人主卜相之故宰臣謀國之槩人之賢奸世之治亂六矣矣
茲不論不佞反覆是編而深有嘆於學術之闕於相業者重
也宋氏三百年間維時宰執趙呂當締創之初富韓佐嘉祐
之盛趙忠簡之匡贊思陵趙忠定之翊戴嘉王皆勲在王府
負乎盛矣獨恠於陵之於臨川若臣千載將大有為而勦周
禮國服丘乘之緒說更張法制擯元老意將駕周孔之上
而術反出管商之下嗣以蔡卞陰賊章惇凶悖而蔡京假紹
述熙豐以劫持上下遂至四海橫流二帝蒙塵嗚呼靖康之

禍咎將誰執此其以學術之誤遂誤天下者也六飛南狩槍
為虜謀首絀專門之學逮侂冑以傳道語言之勞遂竊大權
芟除宗臣設禁偽學而士有變衣冠名也師者吁已甚矣侂
冑既殛彌遠擅國理宗雖亟事衰崇然近弃真魏而遠慕周
程信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者也馴至似道以
不學之浪于跋扈冥恣而宋社屋矣此又以學術之亡遂亡
天下者也究觀宋氏一代之事而知宰臣不可以不學其學
不可以失正故太祖肇基即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六字且之
佐萬幾不達于古今之大凡不諳于祖宗之成憲而冒馬東
國之均何遠猷之是經乎然學術未正則引經以傅其奸尤
甚於蔑學以騁其臆者此君實子直諸賢之所以為時碩輔

而介甫元長諸人之禍國未已也學術之關於相業豈不重哉抑不獨學術也而文章亦關乎世運試讀太平慶曆之間訓詞典則猶得王言之體而蔡京王黼陳自強史彌遠之徒每下一制輒數百言稷契皋夔曾未足擬甚至昆命元龜之語有識寒心焉彼其相業又何如哉書成而脫誤甚多無從質正讀者病之督學徧檢史傳相與商訂校者僅十之五他姑闕之以俟善本然是書引證不妄編緝有倫即所述如文潞公間金奇錦及朱勝非閒居錄王次翁敘紀之類頗有詆訾諸賢者想爾時有此議論亦不能盡廢也因併及之河南王惟儉撰

有宋一代於宰執之拜罷也皆有制詞蓋用漢榮命唐宣麻

故事故徐太常之錄宰輔編年也於制詞獨詳然一人之身夷跽頓異一君之命袞鉞互乖則制詞固亦有不足據者且率先期鎖院外廷莫知而代言者拘於演綸之體或過為希合或肆為睚眦有溢詞焉求如蘇氏草惠卿之切事既不多得而昆命元龜之語與董司馬之允執厥中又何異乎歷觀宋代命相較之往古異者有二而善者亦有三商自阿衡之外仲虺右相而周官冢宰之下少宰具焉以至漢左右相皆相也御史大夫號亞相司農號計相從時推重耳而宋自平章之下有叅知樞密名為執政則宰執分矣西樞本兵仍沿五代宣徽兩院亦號政府非軍務倥偬人主有命而宰臣不釐樞務則兵民又分矣然訖漢而後未有正宰臣之名者而

三省長官或虛而不拜或用為贈官孝宗定丞相之稱終宋
不變此官名之確也前代誅戮大臣畧無顧惜漢之劉屈氂
翟方進唐之元載楊炎皆地居股肱身膏斧鑕而宋則終始
優禮雖元憇巨奸僅投嶺海即侂冑之殛非出帝意此禮遇
之美也兩漢雖有相臣而朝權所在乃大將軍耳宋則大權
在握舒卷任意如韓魏公出守忠之敕文潞公誅告變之卒
及張魏公之宣撫川陝生殺黜陟人立委心聽之此事權之
重也然槩閱是編而竊嘆奸回之多幸而忠良之多不幸也
趙韓王而後三人相者如呂文穆諸人率以名確碩為時隆
棟而蔡京窮凶亦四躋台躔宰臣極隆之禮文潞公之平章
唯事於重呂申公之平章不去於同侪冑何人禮過二老止

平章五字乎且韓王霸府舊僚功在締構固宜獨相十年其
後申公諸賢多不過數年或踰年耳至蔡京則先後十有八
年秦檜則先後十有九年而獨相者十有七年史彌遠獨相
者二十四年皆醜正黨邪稔禍階厲乃司馬入朝曾不數月
李綱柄國僅六十餘日而趙忠簡趙忠定諸賢皆席不及暖
而寘身瘴鄉羈魂炎徼千載之下使人撫遺奸而裂背弔孤
忠而洒涕何忘良之多不幸而奸回之多幸也果天意乎抑
人事乎余誠難言其故矣大梁朱勤美撰

錢大昕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訖嘉定己亥首
尾暇備永嘉徐自明所撰寶祐丁巳子居誼知永福縣鐫板
學序序之者寶章閣學士陸德輿龍圖閣學士知西外宗正

事趙 集英殿脩撰陳昉福建轉運判官章鑄凡四人予
家所藏則明萬曆戊午河南督學副使呂邦耀刊本也自明
字戈甫虎造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予讀鄧氏東川圖
經載南定知縣有金華徐自明與誠甫同姓名而籍貫異計
其時代亦稍後蓋別是一人猶之知嘉定縣者有錢塘楊萬
里非誠齋知平江府者有永嘉陳均非平甫知南海縣者有
晉江王應麟非厚齋也潛研堂文集二十八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九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
徐自明撰自明字誠甫號愷堂永嘉人嘗官太常博士終零
陵郡守初北宋時神宗命陳繹為拜罷圖一卷樞府拜罷錄

一卷元豐間司馬先復作百官公卿拜罷年表十五卷其後曾鞏譚世勣蔡幼學李燾各有撰述而不能無所闕略自明因摭拾舊事補其遺漏續作此書以宋世官制中書樞密為二府俱宰輔之職故自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同知簽書樞密院事皆著其名位而詳其除罷黜陟之由編年系日起建隆戊午迄嘉定己亥大都本之通鑑長編繫年要錄丁未錄東都事略而又旁採他書以附益之本末賅具最為詳核又據宋朝大詔令玉堂制革備錄其鎖院制詞更有裨於文獻以宋史宰輔年表互相考校如建隆元年趙普拜樞副此錄在八月甲申而年表在戊子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拜簽樞此錄在正月庚寅而年表在癸巳太平興國

八年宋琪拜參政此錄在三月庚申而年表在癸亥雍熙三年辛仲甫拜參政此錄在六月戊戌而年表在甲辰此類極多亦足為讀史者考異之助至宋世所降麻制例載某人所行之詞此錄間存姓名亦可備掌故其中如熙寧四年陳升之起復入相制乃元絳之詞載於宋文鑑中以升之力辭不拜其事未行竝其制詞不錄是也至如端拱元年呂蒙正拜相制為李沆之詞治平二年文彥博除樞密使制熙寧二年陳升之拜相制皆為王珪之詞元符三年曾布拜相制為曾肇之詞亦竝見於宋文鑑而此反闕註皆不免有所挂漏然二百五十年間賢姦進退畢具是編於以考國政而備官箴亦可云諳習典故者矣寶祐間自明子居誼宰永福嘗刻之

縣學後漸亡佚明嘉靖間大興呂邦耀始得鈔本於焦竑家而闕其兩卷後周藩宗室勤美以所藏殘本補足復梓以傳蓋亦僅存之本也

崇禎徐懋堂宋寧年補傷年錄修建隆迄嘉寧輔隆

及制詞事述二詳載其立校

及五年寇降自稱議李除空

況陰不知進於四年眾相

安查自副樞陰樞使結

二年六月又有樞便

仍舊修一節則二年

奉

高宗紀一云宋拜官初力安以

陳氏剛歷代官制圖說千頃堂書目九補遺金元藝文志元史

佚

王氏朝佐主事考

佚

應氏德成服官龜鑑錄

失

同見為字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七日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七日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七日

職官

述舊堂正

姜氏準東嘉教職世表 惟以文徵三十八

未見

唐以前併官制無考矣宋崇寧中郡縣始立學惟州設教授屬縣俱以令佐兼領學事景定三年縣學始置主學一人咸淳元年漕司選請學正學錄直學各一人學諭四人長諭八人曰選請則非朝除也其嘗職是者今亦無得而稽焉元路學置教授一人有學正學行學規有學錄糾糾不如規者至元初署請學官主善縣學置教諭一人選請訓導二人元初未設科學士人往往假較書為人仕之途雖非朝除亦榮選也國朝定制府學置教授一人訓導四人縣學置教諭一人訓導二人皆朝除今亦如治官例各為一表其有聲緒者別

職官

述舊至正

錢氏父子漢唐制度 文淵閣書目四

佚

案漢唐制度宋元方日注無有者惟明文淵閣書目四載有一部一冊闕疑即漢唐事要傳本標題偶異耳然明內府本今已不存無從決其是否姑分著其目於雜史政書兩類中以備攷核

右通制

宋

張氏叔椿五禮新儀

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二

佚

周必大就周同子士力直在太史 紅仕贈少師禮部尚書張公道
神道碑子叔椿制教大在江而轉運判官 平園修業二
孔泂泂州府在元宗在士修興塔未木估同病張叔椿亦在
部均古鎮江守

張叔椿志簡公同子叔椿後州張公著錄

弟壽所出華父湖子士知鎮江州制叔椿字壽所

祥善張公

明

政書

述舊金正

張氏叔椿五禮新儀
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二
宋史藝文志二
宋史藝文志二
宋史藝文志二

本

蔡氏芳大祀志 千頃堂書目二

佚

本

紀事本末類

張氏孚敬大禮要略

二卷

明史藝文志 二千頃堂書目五

未見

進大禮要略疏臣仰惟恭穆獻皇帝尊號廟祀典禮成備前者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集諸臣奏議禮部尚書席書為之纂要上請頒布矣皇上欲重其事復勅館閣儒臣纂為全書臣愚俾與有事不得能無言焉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爭之矣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諍非諍今

紀事本末類

述舊正

日也諱漢宋諸臣也是宜皇上之欲為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史館宜從典則之體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所以行於一時以曉凡愚不可遽廢也天子之書所以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為也伏乞皇上嚴諭館閣開誠布公必放史書凡例以年月日為綱凡於大禮有關者每事必書每書必實至於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載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天子不議禮其權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乎若但因仍案牘之文未免有失典則之體疑非

美則愛愛則傳焉者也皇上所定之禮出於漢唐宋之上而所成之書肯出其下乎臣自建議以來履歷所知無敢自欺輯為要畧誠有不得已焉者也謹用繕寫成編裝為二部一備聖覽一付史館采焉 又疏臣等伏承聖諭大禮書或有分毫未全亦宜添入又伏承召人文華內殿面諭大禮書未備特命纂修傳之萬世用心纂修臣等學之三長愚無一得夙夜不遑懼無以彰聖孝答明命也臣曾以履歷所知輯為要畧凡百九條上乞聖裁已奉欽依送付史館以備纂述欽此然此乃臣一人聞見而已竊謂斯禮之為書也舉三代之隆垂百王之法取之不可不廣擇之不可不精如奉迎皇上及皇上初辭藩府寢墓車駕發安陸等儀皆奉迎及從駕諸

臣所知也又如皇上令內閣詮論大禮其節次御批及執奏之詞召對之語皆內閣大臣所知也又如皇上以大禮未定孝心未遂五年有成兩宮無間皆內監外廷老成諸臣所知也是誠皇上至德要道真宜傳之萬世不可不謹書備錄者也臣續考事實增為要略凡百三十五條敬謀棗鏤用代抄騰裝演成部再乞聖裁候命下之日於凡所宜咨問諸臣各給一部令以所知限旬月間如例開詳送赴史館以備采擇庶乎集衆見以成全書矣

張文忠集奏疏三

自序大禮要畧撮大禮之要而舉其畧者也夫大禮之為書也博之宜無不信約之宜無不該故知要可以會通因畧可以致詳無難矣臣等敬伏讀聖諭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已

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又諭大禮者乃天子之禮書冊者乃一代君臣之行也重其事所以命官纂集其曰命官還用建禮之臣掌其文意大哉皇言乎一哉皇心乎此誠明王大孝為法萬世者也昔孔子作春秋必先知五霸之功罪則事有統理夫春秋魯一國史也今大禮之書為天子之禮一代君臣之行也是宜聖心有在而欲為全書也臣等敬實為迂愚之儒嘗從建議之後每事必書固將有待焉者茲仰承德意罔敢或違於是輯為要畧亦惟明夫統理而已庶同志者於是乎會通於是乎致詳其於大禮全書未必無少補云

張文忠集文稿一

千頃堂書目五張等敬大禮要畧二卷嘉靖六年編進

張氏子乘輿冕服圖說

一卷明史藝文志二章順堂書目九

明史藝文志二章順堂書目九
乘輿冕服圖說一卷嘉靖間考古衣冠之制

張璠為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乘輿冕服圖說一冊嘉靖八年 月上諭大學士張璠謂古者上衣下裳不相掩覆今衣通掩其裳且古裳如帷幔今止兩幅均非禮制命更定之因分十二章衣裳各六璠考自古有虞及周以下之制為說繪圖以進

乘輿武弁服制圖說

明史藝文志二無乘輿二字今後4改考目

一卷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日
嘉靖七年五月

明史藝文志二武弁服制圖說一卷親征冠服之制張璠為

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乘輿武弁服制圖一卷上又謂璠凡乘輿親

征有類造宜禡之祭當具載武弁服令考古制繪圖以進璠

為之注說

玄端冠服圖說

一卷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明史藝文志二玄端冠服圖說一卷燕居冠服之制張璠為

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玄端冠服圖一卷嘉靖七年上製燕居之冠

曰燕弁服曰元端弁深衣帶履大學士張璠繪圖為說以進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日
嘉靖七年五月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日
嘉靖七年五月

也

保和冠服圖說

一卷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九 四庫全書總目八

十三

本

明史藝文志二保和冠服圖說一卷宗室冠服之制張璫為

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御製保和冠服圖一卷嘉靖七年光澤王奏

請冠服之式上命大學士張璫以燕弁為準參考隆殺以賜

宗室璫為圖以進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三保和冠服圖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明天一閣藏本

張璫撰璫有諭對錄已著錄是書作於嘉靖七年在璫未更

名以前故仍題原名先是世宗命璫製燕弁冠服為燕居所

御又製忠靜冠服以錫有位會光澤王請宗室冠服式命以

燕弁為準定為此圖而敕璫為之說前有諭旨及璫序其冠

親王九袂世子八袂郡王七袂服用青身青緣前後方龍補

先師孔子祀典集議初正明百一忘二為三立列生老日作又

一奉未見

明史禮志の未詳の年長議因正孔子集議

本

余氏國光選舉彙考

未見

政書

述舊公正

姜氏準東嘉科第年表

懷以又後三六

未見

自序心科始於隋雖以言取人與前代德業孝廉中正諸科較實行者不同然一槩以法而請囑之弊無容焉因空言而獲實用視較實行而卒徇空名者固未知其孰優劣也矧敷奏以言固唐虞遺法乎記曰或以德舉或以言揚其來舊矣漢左雄奏諸舉孝廉者儒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蓋亦知空名之難憑用此以窒請囑之門也空言不猶愈於空名矣乎至若鄉舉在宋為漕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耳非階之入仕也不第令再試屢舉不第然後有推恩之典焉則又賜同進士出身謂之特奏名不復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

述舊空正

至我朝鄉舉始為人仕之途然人才往往繇是而出則又一代之新制也夫既試之三場糊名易書公較閱之亦已密矣復令再試不已煩乎是固不若今制之為善也唐進士舊志僅載二人茲斷自宋始各以代敘為名表而因以歷官綴焉其顯著者別入人物志續以我朝鄉舉各為名表一如進士之例

慎江文徵
三十八

東嘉諸科年表

嘉慶二年

未見

自序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又有制科童子惟進士為極重而試之亦獨難時人語曰焚香取進士嗔目待明經况其他乎蓋進士詩賦策論經義雜文無一不備明經則惟帖書墨義而已不通則殿舉之特重以其甚易也曰九經曰五經曰開元禮曰三史曰三禮曰三傳曰學究曰明法盡然而屢屈於試憫而收用則謂之特奏名至有因循不學祇欲積舉以應令則又不能無耄鈍之士雜出其間外是又有賢良方正經學優深詳閑吏理三科元祐立經明行脩科景德天聖之際復置博通墳典明於體用軍謀宏遠書判

述舊至正

拔萃等科大觀元年詔立八行而制科亦舉罷靡常矣雖富
公諸賢亦階此進豈能必其名實皆符哉故三代德行之選
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然則陶鎔人物而網羅其材彥以幹
濟一世之事我朝之制固自足以得士惟得人以行之則善
矣惡在廣開倖途也慎江文徵
三十八

同外

余及國光送年書不共古亦唐核安物在九

似

右舉札

明

王氏健洲課條例

千頃堂書目九作蘆政條例今從之

一卷年及考書目四庫全書總目一百

未見

後
十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四洲課條例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明王健撰

健始末未詳其作此書時則官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也

明代自鎮江至九江沿江洲課皆隸南工部後以其有影射

吞占之弊復設官以董之明史食貨志未詳其法蓋以其併

入地糧內也是編乃嘉靖中健為督理時所輯首載教諭及

課銀數目取用條例次載准奏事例八條部司酌議事宜九

條可以考見一時之制千頃堂書目載蘆政條例一卷不著

撰人註曰嘉靖己酉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惠安莊朝賓序

刊此書有朝賓序與黃虞稷所載合殆即一書而異名蓋洲

課即蘆政也

東訊存二十卷王健字中白濠州人

政書

述舊全正

後定五

本

右邦計

宋

薛氏季宣漢兵制

孔氏為物者五二十七

佚

政書

述舊全正

陳氏傅良 歷代兵制

八卷 中唐 宋 金 本 錢 照 補 守 山 洞 堂 書 目 上 二 宋 書 藝 文 志 補

存 臨 名 冊 堂 書 目 十 五 卷 陳 傅 良 歷 代 兵 制 六 卷 一 作 八 卷 宋 史 藝 文 志 補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八 十 二 歷 代 兵 制 八 卷 天 一 閣 藏 本 宋 陳

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逮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
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
何得而不大感云云其言至為深切蓋傳良當南宋之時目
睹主弱兵驕之害故著為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於時
務者矣

案歷代兵制蔡幼學止齋行狀不載惟曹叔遠止齋

集序載止齋著述未脫稟者有周漢以來兵制當即

此書今所見錢氏守西園莊氏長安書室兩葉本前

後均無序跋第一卷周至秦兵制第二卷兩漢兵制

第三卷三國晉兵制第四卷南朝兵制第五卷北朝

兵制第六卷唐兵制第七卷五代兵制第八卷宋兵

制大旨謂成周鄉遂及唐初府兵之制為最善次

則諸葛亮治蜀王猛治秦蘇綽輔宇文泰治魏其立

制亦尚近古則臚司舊其兵制之不善

者則秦新以兵多而驟亡東漢以兵少而不振唐之

中葉府兵壞而藩鎮宦官之禍並興亦皆深原述舊

所由也以為書之炯鑒至其言宋代兵制則極論南渡之後兵多財匱之患而以祖宗之時兵少而精為不可及信乎有用之言也其第三卷三國兵制後附八陣圖贊乃薛良齋作今見浪語集卷三十二疑止齋或嘗錄其彙後門人編次此書誤以為止齋自作遂一并錄入耳

又案宋史藝文志六載陳傅良漢兵制一卷而歷代兵制則不著錄蓋作史者偶見兵制殘本未及詳攷耳非止齋別有漢兵制一書也茲存其志與歷代兵制並錄於後今刪

錢氏文子補漢兵志

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一作補漢兵制

一卷

宋史藝文志六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一存

漢兵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為大都授時所著予少小執經師從曾備討閱因獲聞纂集之大旨初藝祖開基次第剗削五代僭偽收其精兵聚于京師天下既平而已聚之兵不可復散遂定都汴京以便漕運始倚兵以固國而不及天下之形勢嘗自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固已逆知後世以兵為病也然當時徒見兵聚而精不知其後兵聚而不可復用蓋自太宗既平太原欲遂取幽燕而不克自是歲有契丹之擾澶淵之役僅能罷兵為和而西夏之叛終莫得其要領尋

至永樂之亂極為中原之變所在戰卒望風奔潰訖未聞一戰之獲渡江以來稍自振刷和議既成尋復廢弛數十年來天下無事衣糧犒賞不可少殺生息長養而貪將黠吏得以浸容其奸故老弱者難汰虛籍者難覈安坐無事則驕驕則難用久聚而法弛則悍悍則難制生息繁而衣給有限則貧貧則思亂征行調發之日稀不閑臨陣決戰之術則怯怯則棄甲曳兵而走今自京師禁衛江上諸屯諸州廂禁邊上戍守往往以百萬為額而未嘗可用也夫以天下不及承平之半而養百萬無用之卒凡今天下嗷嗷行一切之術網羅天下之遺利以竭生民之力而楮幣茶鹽之法日益敝壞皆為此也抑可久而不知變乎於序此先生所以拳拳有意于漢

家之遺制也謹按漢制調民有限無常役之歲則與今日老

弱虛籍者異按補兵制首當知用民之目蓋漢法民二十始

始傳為更卒歲一月止于三十有六月即今廂軍備廝役者是為衛士止一歲即今禁衛扈從者是為材官騎士止一歲

即今禁軍備戰守者是戍邊三日即今更遣戍卒者是漢之用民止此四條夫以民之為生除其少與老中間三十有六

年之間籍其強壯之日而用之又不過兩歲及三十有六月加以戍邊通為五歲有三日耳其勢老弱虛籍自無所容于

其間夫兵不常役則佚而不怨在官之日少則有餘力而不疲故漢兵所向未嘗敗衄橫行于四夷而匈奴卒于摧敗破

滅款塞奉國珍來朝闕下近古未嘗有也其與今日常有四夷之憂異矣○案此陳氏自注今并錄之當知知字李本無

鮑本有事檄召事已罷歸無聚食之費則與今日竭民力以

養兵者異按高帝十年征陳豨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

布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齊哀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給詔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高帝紀五

年夏五月既誅項羽兵皆罷歸家則知漢法兵皆散于郡國有事則以虎符檄召之而用之事已皆罷歸家無復養兵之

政書

述舊空三正

賞衣齋自備無供億之勞則與今日春秋衣賜不昨激○李本

邀賞者異而補中道漢淮南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

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家則知漢兵雖以征行調發

衣齋猶自備而况無事而歲科和買供給春秋二衣乎○賈誼傳傳字李

本無鮑本有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不立素將無擁兵專制

之虞按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唯有漢氏或有四夷侵軼

瀨成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

勲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都試課殿最無驕蹇難用

之患故自文帝○李本以來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田租

弛山澤文帝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十澤尋至太倉之粟陳

陳相因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皆不養兵之効也誠使稍

取漢制斟酌劑量參而行於今日以救其極敵不十年間國

力可紓民力可裕其效猶指諸掌夫亦何憚而不為嗟夫先

生乃老矣方力疾勾休築室深山中尚羊物外以書史泉石

自娛將終身焉此志邈矣顧每以予講肄滋久警策蘊奧粗

可與語理道者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予亦偃蹇半世安于

靜退未嘗出位而思豈敢輒言兵事而先生憂國之心與所

著書要不可不與有志於斯世者共之也雖然其事大體重

關繫宏遠要在成順致利不駭民聽其條目次第固非一端

初先生更欲編次漢調兵弛役尺籍伍符金鼓旗幟及凡兵

間調度別為一書未果蓋漢兵最近古其規模尤精密而史

闕其文姑採摭羣書先志○李本其大節而其纖悉未能盡

載此書也先生名文子字文季世居樂邑白石山下因自號

政書

述舊金正

○李本此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戌謹序門人奉議郎知江州下有曰字

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買納茶場陳元粹撰

白石先生補兵志大抵喜漢法之近古傷後世養兵之費廣擁兵之權專也余曩從先生游得見此書即手抄為家藏且以訓族里思與好學之士共之忽得刊木於同門友瑞昌陳令君則知令君之志與余同能以先生之書傳諸遠於天下後世經生學士尤有補云嘉定乙亥端午日門人奉議郎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池陽王大昌書 大昌于是年九月鋟板潛解益廣其傳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八籍十九萬三千不為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曆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

元豐稍為裁減尚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板於淮南漕解予所抄者虞山錢曾藏本也秀

水朱彝尊識

宋錢氏補漢兵志與熊氏補後漢書年表皆有益于班范所
宜附刻正史者也而馬貴與經籍考列錢氏書于諸子兵家
之中又志作制蓋據書錄解題採取實未見其書耳予所藏
即竹垞先生所抄虞山錢氏本亥豕之誤不一而足益都李
子南澗淄川高子木欣有嗜古遞為校勘尚欲訪求熊方年
表不可急得恐此隻本易失先以鈔板予感二子稽古之勤
立心之遠也為附數語于後至作者本意前人已詳不復贅
云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五月秀水盛百二識李本卷末跋
右補漢兵志一卷宋樂清錢文子撰門人陳允粹為之註蓋
以補班史之闕而實有慨于南渡後兵食冗濫思復漢制以

救其弊其憂國之心深矣當嘉定甲戌乙亥間瑞昌淮南一
再版行閱既深流傳漸寡予以重值購於吳江沈氏反覆班
范二書詳加讎比正訛補闕頗于陳註有小補焉鈔梓家塾
再廣其傳攷直齋書錄解題建安王珣器之亦有兩漢兵志
一卷又呂夏卿脩唐史別著兵志三篇戒其子弟勿妄傳吾
家吏部好藏書就其家苦求得之著錄晁氏讀書志惜未得
與此書竝行耳先生字文季號白石山人歷官始末詳具竹
垞先生跋中錄次左方不更贅云乾隆己亥十月既望得聞
居士鮑廷博識鮑本卷末跋

夏斨跋補漢兵志一卷宋錢氏文子所著也考博而文簡辭約而旨賅反覆於兩漢兵志之源流而不言所以著書之意其門人陳元粹作序述其師纂集之大旨因南宋養兵太多而國用虛耗於是溯源漢制見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猶存錢氏之用心可謂苦矣考漢初兵皆更代無久屯之制武帝時始有屯兵與宋世無異然武帝增七校尉一校尉所領兵多者千餘人合七校尉不滿萬人較宋慶曆之間增至八十二萬四千人者猶太倉之一粟矣宜錢氏有味乎其言之也錢氏官止少卿力疾丐休養疴於白石山中而立說著書不忘國家如此豈世俗訓詁辭章之學所可同日語哉

景紫堂文集七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補漢兵志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錢文子

撰文子字文季樂清人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後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宋初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謂之禁軍輒轉增益至於八十餘萬而虛名冒濫實無可用之兵南渡以後倉皇補苴招聚彌多而冗費亦彌甚文子以漢承三代之後去古未遠猶有寓兵於農之意而班史無志因摭其本紀列傳及諸志之中載及兵制者裒而編之附以考證論斷以成此書卷首有其門人陳元粹序述其作書之意甚詳蓋為宋事立議非為漢書補亡也朱彝尊跋稱其言近而旨遠詞約而義該非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然兵

農既分以後其勢不可復合必欲強復古則不約以軍律則兵不足恃必約以軍律則兵未練而農先擾故三代以下但可以屯種之法寓農於兵不能以井田之制寓兵於農文子所論所謂言之則成理而試之則不可行者即以宋事而論數十萬之眾久已仰食於官如一旦汰之歸農勢不能靖惟有聚為賊盜耳如以漸而損之則兵未能遽化為農農又未能遽化為兵倉卒有事何以禦之此八明知其弊而不能驟革者也以所論切中宋制之弊而又可補漢志之闕故仍錄之以備參考文獻通考載此書作補漢兵志制與此本不同然文子明言班書無兵志則作補兵志審矣通考蓋傳寫謬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十一補漢兵志一卷宋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謨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粹序近日盛百二李文藻刻之班氏於刑志中帶叙兵事草草數語全不詳備文子生千載之下亦不過從漢書中紬繹而得假令班氏欲志其詳何難委曲如繪惜乎略之唐兵制之善與漢同但其後內為宦官所竊外為方鎮所據初制固不然惜史亦略也宋廂軍禁軍何嘗不仿漢唐惟養兵冗濫漢唐所無耳文子考古以諷時有心哉

王氏叔果京營紀

成化乙未年三月

佚

自序我國家兵制自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肇造於前成
 祖文皇帝定鼎燕都以續於後二聖繼作憲古立法黃虞以
 降稱兵制之善者莫加焉其在京師初立五軍營繼立三千
 營神機營為三大營時元戎宿將雲合影從勁卒健馬星屯
 蝟集蓋不可以億萬計嗣是重熙累洽海內銷兵尺籍雖存
 營伍漸減景泰年間三營不可用矣遂選為十二團營團營
 不可用矣又選為兩官廳日改歲易弊端百出我皇上應運
 中興念京營之極弊虞醜虜之方張爰咨舊典大奮乾剛上
 復二祖三營之舊兼用周人六師之規欽定三營分設諸將

政書

述舊金正

統兵之外加以備兵往所謂十二團營兩官廳與各哨振煩
 瑣名目盡行罷革百餘年之叢奸積弊盡一時頓清將有定
 員軍有定數操練有法征調有期大聖人之制作可傳萬年
 以為久安長治之策者也顧十餘年間因時損益稍有不同
 恐將來建議靡察根要或致紛更有失聖明初意臣謹備考
 國初以來兵制之詳及我皇上欽定三營之制編勒成書以
 備一代之典章為萬世之成憲嗚呼書詰戎兵詩鞠師旅當
 陰雨之未形而綢繆土之至計庶脩攘其永賴太平其無疆
 矣 風中水多物之二十の

王世貞王副憲西華公誌略始謁選授兵部職方主事尋遷
 其司員外郎遂遷郎中有請修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
 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公書成進之曰京營紀

日月

右軍政

政書

述舊全正

陳氏璋比部招擬

二卷 千頃堂書目十明史藝文志二

佚

咸豐樂清縣志八陳璋純之孫字宗獻號省齋居竹岡成化
 間割竹岡為太平地乃徙邑前郭曰下洋登宏治乙丑進士
 嚴毅有守授刑部主事曰士不讀書謂之廢學官不讀律謂
 之曠官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為註解有比部
 招擬二卷持法者常師用之員外郎中奉勅審錄八閩全
 活百餘人事竣還京伏闕謝武宗南巡建杖五十休權五月
 而後赴世宗自任累遷大理寺卿多所平反錦衣捕盜數十
 送大理中有一人實幸民也璋曰答十臧獲不當其罪人

本

另行

目錄類

明

姜氏準東嘉書目考

本

自序古人著書立言非徒文也蓋將窮理闡經於以羽翼大
 道而矯正支流也是故文不載道是謂徒作典籍雖具厝用
 無裨弗貴焉吾鄉先正通明理學者莫盛於宋其發揮理學
 撰述成書亦莫盛於宋沿及昭代世不乏人著述之富郁郁
 乎埒二酉而軼兩京矣然而仰屋梁而有作者慨桓譚之無
 人借梨棗而行遠者恨昭裔之不再銷於蟲鼠燬於兵燹潰
 腐於風雨之侵凌棄遺於婦豎之剪裂名存實喪百僅二三

目錄

述舊全正

殆其然也夫告朔廢而羊存夫子猶欲藉存羊以復禮矧典章殘缺書目足徵有如後起之士循名求書因書求理則涉獵荒遠轉接精魂俛仰感興於風簷夜案者未知其淺深也誰謂餽羊非禮之存而書目非道之寄歟取舊志之渾列者析經子史集彙而為四或傳其故序或錄其制行或稽其撰輯顛末品隲臧否庸綴諸目之下其亡可考者缺之不敢誣也嗚呼識道有人文武不墜文獻稱足夏殷能言是編也自審於古之作者示今傳後之志庶幾無負矣

慎江文徵三十八

史評類

林氏之奇史評 孤王出以自云之

佚

林氏之奇史評 與侯官林氏 與侯官林氏 與侯官林氏 與侯官林氏 與侯官林氏 與侯官林氏 與侯官林氏 與侯官林氏 與侯官林氏 與侯官林氏

陳氏季雅兩漢博議

十四卷文獻通考二百〇讀書附志上作二十卷

讀書附志上兩漢博議二十卷右陳季雅考羣所撰也

文獻通考二百西漢史抄十七卷兩漢博議十四卷中興藝

文志陳傅良撰指摘精要裨正闕誤博議陳季雅所撰關涉

尤大

本

漢唐論斷新上州々通々二百の三

佚

葉適陳彥群墓誌銘彥群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

隨聞而思遇見能述自高其材不藥師授中進士第又中教

官為興隆府教授未久再遭憂差潭州教授未得上君益閉

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寢食失期度務為周覽遍學鈎

得其要累眾所能連類敷繹併集已長然人視君貌益冲然

接對言語退就平實死年四十五水心先生文集十四

孝陳叔授季雅墓誌上州々通々二百の三

陳季雅墓誌上州々通々二百の三

史評

述舊山正

薛氏仲庚續通鑑論

本

陳頤

案陳文節正齊集三有答薛子長書云日錄報所見

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

例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

豈非天閔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

南遷元魏無凌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

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

今幸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

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

也方今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

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遞示吳門

書藁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趨於

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温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

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所謂

南北之際義例蓋即在續通鑑論之內其議論奇特

為正齋所推如此惜其書竟無傳本也

二卷各自一行
三行以寸增其下止
大字

二卷各自一行
其上下

史評

述舊公三正

此書之... 薛氏仲庚... 續通鑑論... 內其議論奇特... 為正齋所推... 惜其書竟無傳本也... 此書之... 薛氏仲庚... 續通鑑論... 內其議論奇特... 為正齋所推... 惜其書竟無傳本也...

朱氏黼 紀年備遺

一百卷 文獻通考二百九十三國史經籍志三

佚

葉適序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為三它
 小道雜出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
 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緝遺緒綜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
 治道其麤細廣略不同而問學統紀之辨不可雜也平陽朱
 黼因通鑿稽古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
 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
 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讐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
 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

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彥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况馬鄭王肅之倫哉故余於此書竊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幾是歟黼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

會寶藏充斥遂為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

水心先生文集十二

紀年統紀論

存正明八通志三卷之三孔隆恩所補至二十七紀漢平湯初九九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二百九十三

佚

直齋書錄解題四紀年統紀論一卷永嘉朱黼文昭撰黼從

陳止齋學嘗著紀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為百卷蓋亦本通

鑑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是編葉水心序之

室此序指紀年備遺序也
水心別序統紀論也

通考正注紀十下

本

三國六朝五代紀年備遺總辯

二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

存後

述舊全正

通考正統紀年

紀年統紀論 存正統紀年通考三卷之三卷之四卷之五卷之六卷之七卷之八卷之九卷之十卷之十一卷之十二卷之十三卷之十四卷之十五卷之十六卷之十七卷之十八卷之十九卷之二十卷之二十一卷之二十二卷之二十三卷之二十四卷之二十五卷之二十六卷之二十七卷之二十八卷之二十九卷之三十卷之三十一卷之三十二卷之三十三卷之三十四卷之三十五卷之三十六卷之三十七卷之三十八卷之三十九卷之四十卷之四十一卷之四十二卷之四十三卷之四十四卷之四十五卷之四十六卷之四十七卷之四十八卷之四十九卷之五十卷之五十一卷之五十二卷之五十三卷之五十四卷之五十五卷之五十六卷之五十七卷之五十八卷之五十九卷之六十卷之六十一卷之六十二卷之六十三卷之六十四卷之六十五卷之六十六卷之六十七卷之六十八卷之六十九卷之七十卷之七十一卷之七十二卷之七十三卷之七十四卷之七十五卷之七十六卷之七十七卷之七十八卷之七十九卷之八十卷之八十一卷之八十二卷之八十三卷之八十四卷之八十五卷之八十六卷之八十七卷之八十八卷之八十九卷之九十卷之九十一卷之九十二卷之九十三卷之九十四卷之九十五卷之九十六卷之九十七卷之九十八卷之九十九卷之一百卷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二百九十三

佚

直齋書錄解題四 紀年統紀論一卷 永嘉朱黼文昭撰黼從

陳止齋學嘗著紀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為百卷蓋亦本通

鑑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是編葉水心序之

室此序指紀年備遺序也
水心別序說紀論也

三國六朝五代紀年備遺總辯

二十八卷 四序全名總日成十九

存

述舊全正

朱彝尊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
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昭年相差次首著錄門下又
葉正則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楊躬耕南雁蕩山君舉
謂其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之緒
論撰不休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
釣孤耕蠶浦蠶村蓋邈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
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錄而以呂雉王莽曹丕武曩朱溫皆
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斯長于識者已今之存者
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目錄四卷開禧丁卯
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文昭母楊年八十有
六而終實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此彤管所當特書者而府

縣志不書于是乎書

曝書亭集
三十五

本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九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
江蘇蔣曾瑩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惟前有開禧丁卯吳煥然序稱魏
君仲舉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循通
鑑案前史而為之辨論詞語警拔侍郎葉公正則亦稱此書
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云云案文獻通考載紀年統論一卷紀
年備遺一百卷永嘉朱黼撰引陳振孫言錄解題謂其起陶
唐終顯德與此本不符又載葉適序稱其書三千餘篇述呂
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今此本三國始於漢昭烈帝
章武元年不列曹丕五代始於唐天祐四年迄十九年下接
後唐同光元年不列朱溫其例又復相合考魏仲舉乃建陽

書賈今所傳五百家註韓柳文集即出其家蓋以刊書射利
者又吳煥然序首以用兵立言中復有靈旗北指諸君封侯
之秋語蓋開禧丁卯正韓侂胄肇釁敗盟之時時方競講北
征故仲舉於紀年備遺之中摛刊割據戰伐之二十八卷以
備程試答策之用觀序末有上可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
為學者進取之階語則書肆之曲投時局以求速售其大旨
了然著矣卷端冠以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世系與地理攻
守之圖又甲子紀元總要一卷於曹丕朱溫皆紀其年號與
本書乖刺知亦仲舉所加非黼之舊也案平陽縣志黼字文
昭隱居南蕩山終於布衣嘗受業陳傅良之門傅良喜議論
有止齋論祖一書為當時舉子所重故黼亦研心史事以作

是編其原書雖不可盡睹然二十八卷之中大抵憤南渡之
積弱謂南可併北北不可以併南

本

周氏元龜觀史大議
陽和如理字付善書付

周氏元龜觀史大議
林文和山身五

佚

史評

述舊全正

胡氏子實習史管見

私正其以通史三卷の十三

佚

本

梅氏時舉通鑑新議

私正其以通史三卷の十三
孔隆平陽府志十三
宋史新議

佚

身よ梅安士時著私正其以通史三卷の十三
孔隆平陽府志十三
宋史新議

何氏務實

史議私正其以通史三卷の十三

孔隆平陽府志十三
宋史新議

佚

史評

述舊全正

元

陳氏剛歷代正閏圖說

陽節在九月五日五十二字

年次卷四日之神書也金元新文卷〇二附王竹

元史新文卷二

本

國朝

史心史論

名海漫州府云云

未見

史評